

面向他者的人文關懷 簡介朱崇儀專書《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莊子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Intergrams 17.1 (2017):

<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171/171-chuang.pdf>

ISSN: 1683-4186

書名：《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

作者：朱崇儀

出版日期：2014年7月

出版地：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頁數：203頁

ISBN：9789863500247(平裝)

女性主義在二十世紀曾蔚為風潮，其盛況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雖已榮景不再，但性別研究依然是人文關懷的重要議題。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是在這一波波女性主義思潮退卻後，仍不遺餘力倡導尊重性別差異的當代法國女性哲學家，依舊不斷挑戰父權社會裡根深蒂固的刻板性別觀念。當台灣學界對女性主義研究的熱度退燒後，鮮有學者持續追蹤伊瑞葛來後期的性別差異論述。然而對伊瑞葛來思想自始至終保持高度關注的國內學者，就屬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朱崇儀教授。朱教授打從在英國里茲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開始，運用伊瑞葛來的《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和《此性非一》的性別理論，重讀《紅樓夢》撰寫其博士論文，直到現今已發表了多篇與伊瑞葛來思想相關的學術論文。更難得的是當女性主義的研究議題已然從台灣學術舞台退場後，朱老師在2014年竟逆勢出版了《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一書，以嚴謹的治學態度，針對伊瑞葛來從早期直到後期書寫，就性別差異的論述和演進脈絡做深入剖析，為這位她心目中足以帶給人類「救贖」(i)的女哲學家之思想做全面性的探討。

本書的主旨凸顯伊瑞葛來以性別差異為理念基石，為人類在性別政治和權力關係上，另尋一種男女相互尊重、包容的新兩性倫理。性別差異本就是伊瑞葛來最為人所知的學說，但本書的亮點就在於老調新唱，除了以哲學家早期被廣為引述的概念(例如「此性非一」)為本書主軸的前奏外，更以伊瑞葛來晚期的創新想法為壓軸，探索女哲學家藉由東方文化裡「氣」、「瑜伽」的靈性修行，幫助人類接納彼此的差異，這前後期觀點的呼應為讀者提供了伊瑞葛來畢生倡議的性別差異哲學更完整的面貌。

此書主要分為四個章節，第一、二章著重伊瑞葛來的早期論述，朱崇儀教授

首先探討艾瑞葛來批判西方哲學傳統的「同一」邏輯，接著分析語言和性別差異之間的連動性。朱老師援引《另一個女人的內視鏡》來說明艾瑞葛來揭露了柏拉圖以降到笛卡爾、海德格等諸多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盲點，莫不依陽物理體為中心，貶抑女性身體僅是放大男性價值的一面鏡子，造成女人淪為一個無法建構主體性的「她者」。朱教授強調女性「應該改從鏡子的另一邊看過來」(25)，才能跳脫視覺中心主義，並拒絕扮演二元對立裡弱勢的「第二性」。因此艾瑞葛來提出「顛覆現存語法」(26)，重視女性身體的性別差異，才能鬆動西方文化社會獨尊陽性於一的僵化思想。艾瑞葛來勇於批判佛洛伊德和拉岡貶抑女性為「無物可視」、「不全存在」的偏頗看法，同時也抨擊語言體系假科學之名而側重中性主詞「人人」，以此空洞用語刻意避免主觀主詞我或你，阻礙了個人發展語言主體的自主能力。朱教授提及艾瑞葛來倡導的兩性互為主體的理念其實在西方社會並未真正落實，因為傳統語言常規已預設男性為普世主體，男人往往以自我為思考中心，形成既存語言的排他性並視他者為異己。反觀女人雖重視關係和溝通，卻被迫需迎合男性的想像和價值，加上後天缺乏培養女性自主性的覺醒，導致女性主體的癱瘓。於是艾瑞葛來在《言談從未中立過》極力主張建構新語言和新邏輯，將性別差異融入語言系統，讓不同性別的說話主體得以發展「變成生成」的能力(59)，朝向尊重個體差別的新倫理。

第三、四章聚焦在艾瑞葛來的後期新觀點，朱崇儀老師首先探討艾瑞葛來檢視西方神話和基督教，前者否認母性系譜，後者摒除女性參與祭典和決策，二者為了鞏固父系系譜和陽性神聖，皆以犧牲女性為手段而阻礙了女性成聖的可能。但艾瑞葛來主張兩性新倫理成立的必要條件是建構新主體，即陰性主體，所以必須重新構築母性傳承，不僅可以確立陰性主體，使女人免於陷入一再被犧牲的輪迴痛苦之中，同時神聖也不再由男人獨占而得以產生新貌，讓男女兩性皆能操練昇華而分別成就自我。艾瑞葛來的晚近學說巧妙運用了東方文化的瑜伽靈氣操演，凸顯女性做為氣息/靈性中介者的角色，試圖幫助女性開發成聖的潛力。艾瑞葛來提倡尊重兩性差異的最終目的是人文關懷，而面對這兼具自然和文化內涵的性別差異過程裡必須以「愛」為中介，既能維持個別的主體性，更可進一步建立與他者保持對等且相互傾聽的和諧關係，「以正向的方式迎接他者的不同」(136)。最後，朱教授特別介紹目前已八十多歲的艾瑞葛來這些年透過工作坊教學的師生互動，一方面持續闡釋和實踐對異己(他者)存在的尊重，另一方面呼籲回歸自愛與重返自身，讓男女各自回返自己的身體，覺察自己的呼吸，容許兩性各自的欲望追求和共同成長。

對於人文關懷的著力，艾瑞葛來的晚近思想轉而推廣修習瑜伽練氣，藉此穩定身心靈平衡，這個想法在西方哲學脈絡裡是個極富創意的論述。艾瑞葛來認為練習瑜伽並非只是透過感受身體的律動去達到養身的傳統目的而已，更重要的是，每個個體經由呼吸運氣的體悟可以培養神聖的靈性，體現身心靈的整合並展現主

體性，讓人人互為主體的倫理關係進一步得到肯定。艾瑞葛來如是說明，靈氣是一種能量，當主體把注意力專注在自己的呼吸時，可以喚醒內在的神聖靈性而邁向成聖之路。於是人類追求神聖性的當下，即完成人性的成就，並且依性別差異的理念而為，男女也就以不同的方式分別成就人性。艾瑞葛來尤其強調，靈魂的氣息層面高於父權系統的言語層面，因此她特別提醒女性，在語言系統中切勿為了話語或知識而忽略了體悟呼吸，否則可能墮入凶險的原罪。女人必須回歸氣息自覺和呼吸操練，「忠於自我」(115)，終能激發與生俱來的神聖性。艾瑞葛來認為，靈氣的能量超乎語言表達，不可化約成文字，因此氣息先於再現系統，超越一切形式和教條。個體透過調息去觀照、認清自我，可以進而包容不同文化、性別、世代的共存。所以艾瑞葛來反對任一宗教宣稱已掌握了人性真理，她呼籲各教派應敞開胸懷相互尊重，致力於人性的圓滿發展。

朱崇儀老師提醒我們，艾瑞葛來把瑜伽練氣和倡議女性神聖性結合一起，此論述對西方文化社會而言雖然是獨樹一格的新觀點，但同時也顯露出諸多缺漏之處。譬如，有評論者批評艾瑞葛來欠缺方法論，對於印度傳統或藏傳佛教的瑜伽冥想練習缺乏一套學術研究的嚴謹論述，恐因過度依賴自身的直覺經驗，而「浪漫主義式」地擁抱這個源自東方的思維，不僅避而未談印度社會的女性遭受性別歧視的現實問題，而且忽略了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恐難逃脫「東方主義」之嫌(160)。不過儘管有這些質疑的雜音，艾瑞葛來卻是很肯定瑜伽調息對她在精神分析診療當中產生正向的影響，她認為治癒病人的關鍵是把著力點放在釋放病人的(負)能量，而不是僅引導病人找到適當的字眼去述說自身的痛苦經驗。

在高度肯定艾瑞葛來尊重性別差異的理念對當今西方文化產生深刻影響時，朱崇儀教授同時透露其哲學思想的兩難，這也是讀者在閱讀此書時可能感到疑惑不解之處。例如，艾瑞葛來提醒我們，在西方語言系統裡女性難以再現自我，於是她針對陽性語言的排他性提出了嚴厲指控。但朱教授指出，這控訴是否對同行的其他精神分析師或西方陽性社會產生警惕作用呢？朱教授認為答案是悲觀的，因為艾瑞葛來已預見了她的批判在現今以陽性為尊的象徵秩序裡終究會被扭曲解讀(75)。如此一來，艾瑞葛來的控訴恐難達成其畢生追求的兩性彼此尊重和對等相待的人文關懷目標。不過朱教授強調，正因艾瑞葛來處於這層現實困境，深切意識到象徵體系阻礙了女性自我認同，於是主張運用介於主動和被動之間的「中間語態」，因為這種句型可以避免個體陷於主動/被動的二元對立分裂，而能充分表達主體自身的行為，讓兩性都可以實踐自愛。但弔詭的是，按朱教授解讀艾瑞葛來著作時表示，這個語態在語言演化過程中已「漸次消失」(150)。既是如此，艾瑞葛來所謂的新語言和新邏輯如何被體現出來？又如何被融入既定用語以落實男女互為獨立主體的理想共存境界？不過讀者縱使產生疑惑，也應該理解到哲學論述所傳達的內容並非教戰手冊，而是一種思辯。正如朱教授再三提醒讀者，艾瑞葛來哲思所追求的，是創造出讓主體能以人的身分去彼此溝通的一種新

語言，不僅朝向內在探尋，更能向外接觸他者，建立主體之間互惠的新關係(158)。

另外還有一個難解的議題，是伊瑞葛來在顛覆同一邏輯霸權的過程中，能否徹底避免把女性和其他族群本質化？針對伊瑞葛來一直以來因為被評為「本質主義論者」而削弱其哲學思想辯證力道的這項學術爭議，朱教授在這本專書的「導論」就先斬釘截鐵表示，她對這個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的論爭感到「無實質意義」(4)，更在書中「結語」探討持不同看法的文獻，為這個議題呈現公允的評析。對於伊瑞葛來以陰性特質為其哲學思想的基石，有評論者將之解讀成一種立場，另有學者認為伊瑞葛來使用本質論的語言乃是一種辯證手段，用意是要暴露出西方哲學和知識系統隱藏其中以男性至上的本質主義內容，才能釜底抽薪同時幫助女性拓展「另類非本質論」的主體性(169)。在綜觀評論之後朱教授重申，伊瑞葛來對女性身體的重新認識和身體論述的啟發，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伊瑞葛來對性別差異之堅持所懷抱的最終希望是，透過確立女性主體去鬆解西方哲學心物二分的既定框架，俾使陰陽兩性的個別特質皆受到同等重視，讓當今面臨移民和全球化問題的世界能以「視異己為異己」的包容態度(19)，真心去接納不同性別、文化、族裔之間的差異。

朱崇儀教授有系統性地解說伊瑞葛來理論的完整脈絡，讀者可以從中了解尊重兩性差異這個理念對西方哲學和現代文化社會的重要貢獻。本書是台灣學界截至目前為止析論伊瑞葛來哲學思想的唯一一本中文專書，對於有興趣探究女學研究或法國女性主義的學者或學生而言，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學術參考著作，而一般讀者更可透過這本書，對於接納差異和包容他者的相關議題上面，獲得充分的知識。